

麻江仙坝古银杏 满树尽是黄金叶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 宁 摄影报道



八舟河：青山碧水醉游人

○通讯员 罗先桂

深秋时节,与友人行走在黎平县八舟河国家湿地公园内,畅游山水间,感受独特的自然之美,静享一份难得的闲暇好时光。

八舟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高屯街道、龙形街道辖区内,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处,面积辽阔,范围狭长。以上游地郎河为起点,直至地郎河与八舟河交界处,下游至黎平县与锦屏县交界处,总面积596公顷,其中,湿地面积286公顷。公园内的村落、稻田、森林、溪流构成了“山水林田河草村生命共同体”。

这里的山,属苗岭山脉余脉,雄奇伟俊,粗犷豪放;这里的水,属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清澈绵延,温柔多情;这里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亚热带喀斯特森林景观、丘陵草场景观以及河、溪、库水域景观,加之村寨的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经少寨红军桥而过,一路顺着河流向上而行,田里收割留下的水稻桩子,小渠上一惊一乍的水鳊虫、路边淡雅朴素的马兰花,还有那迎风舒展的芭茅、河里向我们侧目的鸭子,它们生动而有趣。我留意着每一个角落,它们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生存法则,温暖而又诗意地生活着。在这片天地里,有溪流的潺潺,有布谷鸟空明的回响,还有稻田里欢腾的鱼儿嘴里吐着泡泡……似乎大自然之声无处不在,却又让人感受到恬静。

最让我惊诧的,却是在这湿地公园里,感受到了一场奇妙的纠缠,一场持续了千万年的生命纠缠。

八舟河的风景包括奇特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景观,在这些岩石上,总覆盖着一层细细绒绒的苔藓,苔藓植物是一群小型的高等植物,没有真根和维管组织的分化,体型小,生长缓慢,它们不能独立生存,必须依赖配子体提供水分和营养物质。一旦受到污染,不易恢复,所以经常作为监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苔藓长年纠缠于岩石,将自己厚厚的、小小的身躯温柔地贴上去,为岩石提供了庇护,避免它在毒辣的阳光与冰雪风暴侵蚀下斑驳脱落。岩石同样慷慨,用自己不算光洁的身体储存的那一点水分,滋润着苔藓,让它得以生存。这一对相互依存的伙伴,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叫“全力以赴”的默契。当岩石不能为苔藓提供足够的水分时,苔藓将会枯萎,而失去苔藓保护的岩石,则以成倍的速度风化脱落,化为尘埃,在风中消散。这是一种生命的纠缠,是彻骨的,也许是这“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谊征服了大自然,让这一生命形式得以延续下来。

一根青藤不知不觉爬了过来,搭了一只手在苔藓上,我想把它拨开,旁边的潘老师忙说:“等一下,这是葛麻藤,让我来看看。”他神色郑重且兴奋,我惊奇于他对一根藤的重视。“看有没有葛麻虫。”他说。潘老师理着这大叶子的藤条,藤有拇指大小,说得粗壮。他顺着理下来,遇到了一个骨节凸起的地方,好似找到了宝贝,他啊的一声,“找到了。”几个人迅速围了上来,饶有兴趣地观望。他指着那个凸起处,说:“这里面有葛麻虫。”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叫葛麻虫,他已经双手用力,把藤子掰开,藤子里面竟然是中空的,里面呈黑褐色,有一些粉状物,而让我惊奇的是,里面竟然躺着两只乳白色肥硕的虫子,形状和蜂蛹非常相似,在那里蠕动。“这就是葛麻虫。”他向我解释。一种蛋白质含量高达40%的美味,对居住环境甚是挑剔,只寄生于葛麻藤中。如果运气好,能抓到一盘,拿回去用油细细地炸,香酥脆爽,是一道难得的美味。我虽然不吃这类野味,也觉得非常有趣。葛麻虫的成虫是一种蛾类,它把卵产于葛麻藤里,卵孵化后,幼虫寄生在藤里,靠吸取植物的养分生长。而藤在无奈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于有虫之处生长出更厚实的身體,抵御着虫的蚕食,整个植株并不会死亡,反而欣欣向荣。这两个不同种类的生物纠缠在一起,千百年来已维系着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想为藤清除掉虫,则必须把藤剖开,藤会立刻死掉,虫当然也活不成。这种奇妙的纠缠,让我陷入了思考。

一阵风吹来,旁边的桂樱树沙沙作响,这是一种注重仪表的植物,树皮会自然脱落,并且不停地修复,形成光洁的皮肤。我们运气好,11月正是它最妖娆的时刻。它从寒冬至今,憋了近一年时间,正想好好表现一下,此刻正是大放异彩

的时候,它的每一个枝头都盛开出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似雪片落满全身,把它装点得像一片炸开的大海。今天这株桂樱树,竟然还有一头的“秀发”,“秀发”柔顺地垂落下来。我上前一看,原来是无数细小的藤蔓,像那任性的孩子,弯弯曲曲,沿着树的躯干爬上去,想走到高处,看看这一片的风景,结果到了树顶,风景还没看够,却已无处可去,于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低下头,顺势给树装扮上了一头绿发,默默成就了树的美,自己反而成了陪衬。桂樱树想必是不喜藤蔓缠身的,却表现出大度宽容,仿佛一个长者看着调皮的小孩上蹿下跳,长者微笑不言,小孩倦怠了,自然就寻一处舒适之地,安静下来。这两个生命在生长过程中,彼此纠缠、让步、相互尊重,终究相依相偎,不离不弃伴一生。懂得为亲人、为朋友、为爱人让步,这种“成人之美”的雅量和胸襟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时间已近黄昏,我们沿着小小的沟渠一路往回走,接近上少寨村,远远地望见一棵参天的巨树,我一阵欣喜,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古老而强健的生命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对象。这小小的村落中,竟然有一株上千年的楠木,它树冠蓬松,叶片细小而坚实,虽逾千年,却青翠繁茂,让人肃然。寨上炊烟袅袅,几个老人坐在树下闲谈,一条黄狗卧在老人脚边,寨内传来数声鸡鸣,也懒懒散散,不似晨间的激昂,时间好像变得缓慢。我们上前搭话,问起这树的来历,70岁的老人掏着烟斗,说从小就在这树下玩耍,而今已是守着孙儿在树下了,树仿佛一直就在这里,不知它的来历。我略有遗憾,本想听听树的传说,但他摇摇头,咧开笑容,眼神微眯,安静又从容,好似也是一棵苍劲的树。千年的楠木与村落纠缠在一起,从未分开。树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而村落,谁能说没有生命呢?

这条美丽的八舟河静静地流淌,似水流年间,与无数的生命碰撞、分离、相遇、融合,见证着奇妙的生命纠缠。而它自己,不也和无数的生命纠缠在一起吗?

亿万年前,一条河把贵州的镇远古城一分为二,然后浩荡东去,留下久远,留下传说。清清水畔,垂柳拂风,渔歌唱晚,任风雨数千年,在那古老的河岸上衍息了一代代勤劳朴实的乡民。

有水的地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所谓临水而居,镇远人在殷周时期就明白了这一点。最初的人类世界,想要找到生命的依托之所,无需极目四望、沿途寻找,河流自由流淌,贯穿地球的每一个经度和纬度,亿万种生物穿梭在季节更迭的自然程序,没有物种走向灭亡的焦虑。人们不停地行走,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成为生命的一种形态。

“1万多年前,当新石器时代的古先民从渔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转向农业耕作文明时,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转变为中心,迁徙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特权。很多民族开始沿河流行走,寻找心中的新大陆,夏威夷、澳洲大陆、甚至美洲大陆的发现,都是民族迁徙史的有力见证。直到400多年前,这种迁徙都还在美洲大陆悄然演进。”这是我在阅读王小梅老师的《追寻镇远的无边风月》时得到的知识。

我们可以想象,若干年前的一个黄昏,镇远的先民已经溯水而上。再大胆想象一下,先民们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溆阳河缓缓流淌形成美丽的“太极”符号。逐水而居,历来是遵从内心的真实选择。

在我的记忆和理解中,有水的地方一定诗情画意,镇远也不例外。是清清水洗涤了我的灵魂,还是黑夜的沉静勾起了我的记忆。

十多年前一个燥热的午后,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青年人,懵懵懂懂走进了重新修缮的镇远古城。当他穿行于古城的街巷,回首夕阳,历史尘烟中的粉墙黛瓦、飞檐雕窗和所有过往的历史碎片,在夕阳下成为镇远悠久历史的一帧剪影。

对镇远古城最初的印象,我是感到失望的,也许,我的悲哀在我的观念错位,忘了身处的时代,既非晚唐,也不是明清,不能把酒试问亦不能红袖添香。毕竟,时代过去了,像溆阳河的流水一样匆忙的逝去了。试想,假使今天的镇远古城,依旧是灯火楼台,笙歌院落;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沿河的木楼茶肆,掩映在珠帘翠幕之中,满眼的纤腰狐步,沉醉于金屋画舫之内,全都一如既往,依然如故。那可就真的不知今夕何年,溆阳河水是不能告诉我的,溆阳河上空的一弯明月也不能告诉我。

某个深夜,为写下这篇小文,我翻阅厚重的历史资料,才从历史深处了解了镇远,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发黄的纸张里面感觉到镇远遥远的气息。镇远在殷周时期属鬼方,春秋时期属柯国,战国时期属夜郎国,秦属黔中郡,汉属荆州武陵郡无阳县,唐属奖州梓姜县。北宋大观元年(1107),始在今镇远置安夷县,隶思州。南宋绍兴元年(1131),置镇远州。元至元十二年(1275),置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司,隶思州军民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年(1283),改置镇远军民总管府,隶湖广行省。明洪武二年(1369),置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置镇远卫,隶湖广都司,并于溆阳河南岸五老山下筑卫城。明永乐十一年(1413),置镇远府,隶贵州布政使司。明弘治十一年(1498),置镇远县,始在溆阳河北岸建镇远府城,与卫城隔河相望,城市格局保存至今。清袭明制。民国三年(1914),废府设道,镇远道辖27个县,配备3个营兵力,后又为贵州第八、第七、第一行政督察署驻地。1949年后,曾是镇远专署、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府所在地。1958年,岑巩、三穗两县并入镇远县,1962年以后又分置。

罗列历史资料,并不完全证明已经走进了镇远,一个文化浓郁的古城,光靠感觉和手头的一小点史料是无法读懂的。

在镇远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水上交通功能和文化交流胜景占据了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镇远作为古代西南的大都会,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东连湘楚中原,西通云南直到缅甸、印度等国。这里繁华了多少个春秋,千百年来,这里商铺林立,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南来北往的生意人,操着各种腔调的语言,云集此地,加上镇远山川雄峻,地势险要,自元代起即为军事重地,于此设军事城隍,屯兵人数多达数万。中原地区的大批商人沿江入洞庭进沅江来到镇远,带来外地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地方经济的空前发展,使之成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同步繁荣的西南大都市,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多地域、多民族融为一体的民俗民居建筑颇具特色,南方穿斗歇山式四合院与本地少数民族吊脚楼住宅交相辉映,给镇远留下长达1000余米、宽达300余米的明清建筑群,至今完好如初。建于明代的府、卫古城垣,卫城大码头、禹门码头等12处水码头,四方井巷、冲子口巷、仁寿巷等10余条古巷道和一大片古色古香的民居四合院,分布在3.1平方公里的县城里,形成一个庞大的文物库。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古建筑群,其可谓集多地区、多民族建筑艺术之大成。穿城而过的溆阳河,把县城一分为二,南北相映。城东东峡电站建成以后,县城河段水位提高5米,形成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奇观。县境内有清廷贡品天印茶,有名列扬州八大名菜的陈年道菜。镇远有国家级旅游风景区溆阳三峡、铁溪,有驰名中外的民族风情,再加上众多的文物古迹,融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为一体,是旅游胜地。

一条江河就是一部历史,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镇远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溆水。江河是酿造文明、交流文化的摇篮,溆水成就了镇远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和水路大都会的历史格局。如果没有溆水,滇黔文明、黔湘文明、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贵州与中原的交流,两湖、江西、江南、闽粤、巴蜀文化、东南亚文明的交汇、撞击就要推迟许多个世纪,而镇远的苗族歌舞、雕刻、道菜、桐油及青龙洞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就不会那样快地传入中原,进入东南亚,贵州文明的一个璀璨节点也就缺乏适宜的催化劑。

我在阅读王小梅老师的著作时,感同身受。遥想历史,镇远在那时繁荣得过分了,如今,一间间百年老屋,虽已经暗淡了历史的恩宠,远去了荣华富贵,但城中古朴的街巷,倒映在水中寂静千年的古城,浓郁的历史气息、斜阳淡淡的浮烟,禁不住向人们诉说前尘往事……

历史记忆的这条街道,曾经繁荣、舒适过,后人只能想象罢了!我们都回不去了。在这样的街道上,爱情也随着历史变得苍老而古典,走得倦了,可以在河岸的青石上坐下休憩,或到茶肆去,茶肆是市井百姓最爱去的地方。一炮清廷贡品天印茶,伴随着流水淙淙声,倾听远去的喧闹声,什么都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想了,在孤独中快乐着。

古城随处可见年代久远的树、井、老去的石头,每一个细节,都能将人带入一种浓浓的亲切中,任何来过这里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几间已经没有人居住的老屋,只有窗花还在矜持守候精致的生活,傅家大院的楼上,一些古玩在等待意中人的细细品读。没有它们,溆水上的古城将是一片苍白。夕阳远去,预示着夜晚到来,游人正在寻找着远去的繁华。

是夜,坐在灯火斑斓下的游船上,途经祝圣桥时,打望两岸满目的古旧,遥想那停顿的脚步、及第的花翎都淡出了历史,满腔心事付诸流水,旧码头依旧,可那前世的我要到哪里去了?

我写下《祝圣桥》:“我一定,是前世落魄的书生/谦虚,有些傻气的那一位/在古镇远的码头,丢失了/进京赶考的盘缠。在祝圣桥上/暗自流泪,对面走来的红衣女子/在她的伞下,藏着一个春天/青龙洞的周围,桃花盛开/那一刻的所有,恍若/我前世遗落在古城的卑微/仿佛,桃花刻意留下了我/光荣耀祖又如何?落魄一生又如何?/做一朵飘零的桃花/静静的为我开放/多少前朝心事,在一盏孤灯下/变得虚无缥缈。溆阳河清浅了几分/我的欲望也短了几分/岸上桃花,让书生意气少了几分/只是那一河流水,淋漓了/一腔惆怅。”

愿那一刻,随时光打住!



镇远：寻找遥远的繁华

○文姚瑶 图姚宁